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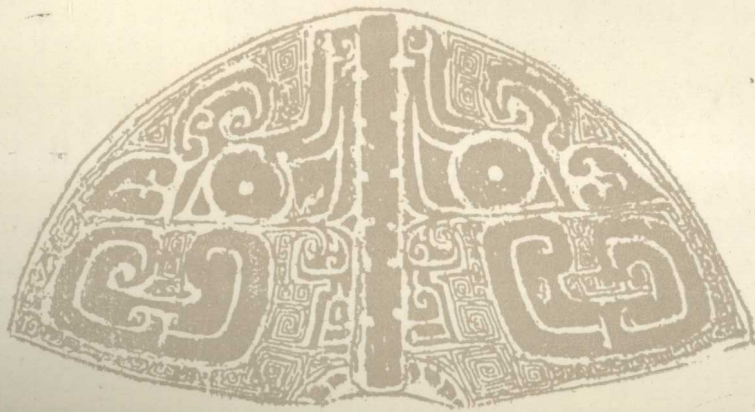
管子

學林出版社
戴濬著

學案

管子是我國春秋時的著名政治家，《管子》一書是我國先秦的一部重要古籍。本書作者對管子的生平、思想和著作影響進行了認真的研究，對管子書中經世濟民、富國強兵之道作了很好的闡發，對於今天仍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全書除介紹管子生平與著作考證之外，分別評介了管子的政治學、哲學、法理學、經濟學、教育學、軍事學以及歷代對管子的評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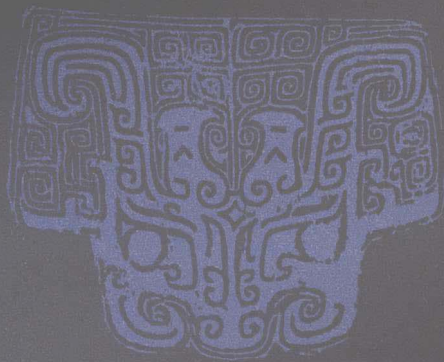


管子

學案

戴濬著

學林出版社



(滬)新登字 113 號

責任編輯：雷群明

封面設計：沈兆榮

管子學案

戴 濬 著

學林出版社出版 上海文廟路 120 號

經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師大印刷廠印刷

開本 850×1156 1/32 印張 6 插頁 4 字數 120,000

1994 年 6 月第 1 版 199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500 冊

ISBN 7-80510-953-2/D·47 定價 9.00 元

重版前言

一九三六年，筱堯畢業於無錫國學專修學校，撰《管子學案》一書爲畢業論文。時年甫弱冠耳。次年，日本侵華戰起，烽烟遍地，刊布無由，直至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始由正中書局出版。史無前例之劫難，紅衛兵抄家，以書局名之「正中」二字，乃「中正」二字之乙轉，認爲確證，遂成罪案。此後，筱堯深受煎迫，在忍辱、恐怖、疾病中苟延一息，至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三日終以不起。距生於一九一六年十一月四日，享年僅五十有四。

筱堯原名傳安，改名濬，後以字行，姓戴氏。父祝堯公，敦品績學，畢生課士，成材甚衆。母穆華李太夫人，食貧處約，持家有法，蓋皆敦素守常可爲師範者。筱堯學有所成，非偶然也。溯予自一九四〇年與筱堯結褵，三十年間，共嘗憂患：八年戰火，已極艱辛，一旦赭衣，尤難忍受。筱堯病中，每言管子爲我國歷史上偉大政治家、思想家，研究管子，潛心國故，何以竟成罪人？將欲深入探求並傳之來學，殆不可能。言次淚下。

此書既已抄沒，家中更無副本，重版原已無望。適長婿邵傳烈君偶於報社圖書館獲觀，因得借歸複印。此冊乃筱堯一九五〇年持贈周子美老先生請予指正者，題字宛然，不知何以由書肆展轉歸於報社圖

書館，此亦浩劫中之異事也。獲觀既出望外，重版乃在意中，承學林出版社諸先生熱心安排，年近百歲周子美老先生題簽並述往事，暨家兄叔蕃先生親自校閱，筱堯同學胡邦彥先生作序，錢潔人先生遠在美洲，頻頻來書關懷策勵，皆足珍感。殺青有日，筱堯在天之靈，庶幾少慰。然使筱堯而在，所詣豈止此哉！興言及此，不禁涕零。爰書梗概，以弁簡端。

朱乃雲

一九九三年七月

重刊前言

重版周序

管子是戰國時代的政治家，佐齊桓公稱霸，歷史上有極大地位。此書很有研究價值，但流傳不多，更顯珍貴，現能重版，對研究古代法家著作有極大貢獻。至於我區區題字，居然在數十年後，依然能保存下來，也是奇迹，我感到不勝榮幸。

華東師大教授周子美記

癸酉夏至，時年九十四歲

重版胡序

一九三二年壬申，予負笈人無錫國學專修學校，與戴君筱堯同窗接席，談藝論道，未嘗不心折也。君篤學，務其高者深者，謂如戰之必攻金湯，藥之必施峻猛，若非此不足以勵其志、肆其力者。君抱負如此，抑其生性使然耶。《管子》一書，自來號爲難讀。若多用古字，後人或不解，或妄解，假之時日，沉潛玩索，以求其訓詁，庶可清釐。事雖不易，似猶未爲甚難。竊嘗謂讀前人之文，有字字句句無不可解而終莫曉其意者，此釋氏所以有不思議之說也。故曰古字難解，今字亦難解，難在通其意也。管子生春秋之初，相齊桓成霸業，必有高世之志，必有過人之才，《管子》書雖非盡其所自爲，要亦後之才峻之士私淑管子，政見相契合者，託名驛人，以據其抱負，俾與天下人共見之耳。君生逢國事蜩蟬、天步艱難之會，於經史百家之中，獨愛《管子》，蓋以其經世濟民、富國強兵之道，有合於心，故不畏其難而攻習之，條分縷析之，又引諸家之說以申明之，犁然有當於心，成《管子學案》一書，於是《管子》遂幾於人盡可讀矣。竊謂君所以能通管子之意者，蓋亦時會爲之也。夫然後君之抱負、生性云者，從可知矣。管子遇鮑叔以有成。獨恨世無孫陽，俾君一展驥足，竟不逮中壽，僅留此一卷書以傳世，後有識者，必同此嘆惋也。回憶識君之初，連今逾六十年，予以魯鈍之質，旋即輟學，飢驅四方，白首無成，不意老病侵尋，爲君書重版作序，掩卷懷

程序

諸子百家之言，衰周爲盛。而以秦之焚書坑儒爲一結束，以漢之罷黜百家爲再結束，於是而橫議之處士衰矣。夫焚坑之舉，始於商鞅，成於李斯。罷黜百家之端，發於董仲舒，斯特乘末流相激之勢耳。要其伏因，早在極盛之時。其時也，以諸強角立之機，造思想自由之運，各立門戶，成一家言，皆欲以其說爲大宗師而爭席之情遂烈。一義之樹，互爲攻防，攻防之殷，益臻堅銳。故其結局，無論何家咸致力於排外。子興氏之搢楊墨，謂爲禽獸。使當時登用於齊梁，而定天下，安知不爲鞅斯，特焚坑者不屬儒家耳。且子興氏所攻者，猶異派也。荀孟同爲儒家，而荀卿曰：「亂天下者，子思孟子。」故知荀孟商李，術異而情同。蒙莊有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又曰：「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又重歎之曰：「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夫往之爲往，誠如莊氏所言。而求合之術在反，求反之術何在？則莊氏亦未能言也。抑孔老而上，狐趙僑札續懋矣，而未嘗有著迹。郭偃臧辰言立矣，而未聞有遺書。然則求合於反，窮天地之始，作亭毒之母，其管氏乎。夫管氏固猶是道術之將裂未裂時也，故其書綜百家，兼諸子，其所紀載，有政典，有學說，有後人推演之公案。嘗讀而思之，頗擬以斯三者爲三大類，而條分縷析，列以子目，至於九流著述，直接間接受其影響者，分繫於後。

兼文獻通考及宋元明學案之例，於以爲周秦諸子，規其全，匯其通。自惟謏陋，無以盡達先哲先賢之宏旨。躊躇審顧，且奔走衣食，更值兵戎，人事草草，未暇着手，而衰病相逼，自度已矣。讀戴子筱堯斯編，實獲我心。筱堯治管學有年，實闡述管氏之功臣也。異日者能以治管學之條理，貫穿諸子百家，俾副墨洛誦者，各從所自，以入道樞，解紛息競，由流溯源，庶幾於往而知反乎！夫古人之爲學也，重師傳，由師傳而爲門戶，由門戶而成桎梏，故雖至近之理，不能相說以解。所以繹理彌精，含量彌隘。當今則窮變通久之途，由微而著，治學者之胸襟，亦將由是開拓，而不拘拘於昔賢分毀成虧之範圍矣。魯論有之曰：「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筱堯今之治管氏學，蓋始於一耳。由是於諸子百家，上溯淵源，下資津逮，輒不禁有厚望焉！

胡序

清代學者治學方法，以文字聲韻求訓詁，深得東漢學者之緒，於經部大有收穫。出其餘以治子部，而所得頗少。子部重在學說之統緒，與經部訓詁明而義理與之俱明者不同。子部僅孫詒讓之《墨子閒詁》，王先謙之《荀子集解》差善。然除訓詁外，不足明墨子、荀子學說之統緒也。蓋清儒能本鄭玄治《毛詩》之法治經，不能本班固《漢書·藝文志》之說治子，宜乎於子部無多收穫也。今之治子部者，仍本清儒之法，余竊以爲不然：子部固多後人闢人之作，校勘當是急務，余以爲儘多後人闢人者，而學說必是同一統緒。《管子》一書決非管子自著，且亦有許多管子身後之事，然必是管子政治學之一派，可斷言也。《管子》爲政治學書，而《漢書·藝文志》何以列在道家？此爲治管子者所未注意之事。《隋書·經籍志》改在法家，可見學說統緒之不明，由來已久。余嘗讀《漢書·藝文志》、《莊子·天下篇》，確然知管子是道家之正宗，老莊一派是道家放者爲之也。《漢書·藝文志》道家，伊尹五十一篇，太公二百三十七篇，辛甲二十九篇，鬻子二十二篇，管子八十六篇，皆是人君南面之術。伊尹、太公、辛甲之書雖不存，而以三人事蹟考之，決非絕棄禮樂兼棄仁義如放者之所爲。唐逢行珪所獻《鬻子》十四篇，明楊之森所補《鬻子》七則，無論其真偽若何，要皆是政治家言。則是《管子》一書，爲道家之正宗，老莊之書，是放者之所爲，獨任清虛，

可以爲治也。《莊子·天下篇》「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老聃關尹聞其風而說之。寂寞無形，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說之。」古之人不能離政治而空言道術，古之道術，即治天下之術，亦即南面之術。伊尹太公辛甲管子，悉是古之道術，老子莊子悉是聞其風而說者也。《管子》與《周禮》同是政治書，惟《周禮》是儒家之政治書，《管子》是道家之政治書。太公封齊，五月而報政，伯禽封魯，三年然後報政，此齊魯政治根本之不同，實即道家與儒家之不同也。道家秉要執本，儒家縟禮繁文，此太公五月報政，伯禽必須三年也。《管子》一書，雖非管子自著，且多後人之所屬人，確是太公之的系，道家之正宗，此自來治《管子》者，無人注意及此也。齊處東海之濱，擅魚鹽之利，太公之治齊也，以尊賢尚功爲立國之精神，故管子之學說，則爲經濟政治也。管子嘗注重道德與生計之關係，政治之所以不清明者，由於人民之不道德。人民之所以不道德者，由於生計之艱難。故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言無道德不足以立國也。又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言無生計不足以立品也。故治國之道務在富民，魚鹽泉刀之外，尤重農業。故曰：「君之所務者五，一曰山澤不救於火，草木不植成，國之貧也。二曰溝瀆不遂於隘，鄣水不安於藏，國之貧也。三曰桑麻不遂於野，五穀不宜於地，國之貧也。四曰六畜不育於家，瓜瓠葦菜百果不備具，國之貧也。五曰工事競於刻鏤，女事繁於

文章，國之貧也。五務不修則貧，修則富。貧則難治，富則易治。」所以管子治國以生計爲先河，以法律爲保障。而其言法也，一本於成憲。故曰：「憲既布，其有不行憲者，謂之不從令，罪死不赦。考憲不合於太府之籍者，侈曰專制，不足曰虧令，罪死不赦。」則是管子之言法，與申韓之刑名不同，管子所言之法，載之太府，一切法令，俱由太府之法以生。故首憲既布，然後可以布憲。是法非人君之所擅，得以輕重而左右之，此誠執簡之道。管子之所以尊重成憲者，由於其政治之見解，在於富民以強國，不在於強國以富民。商君務強國，不憚變法。管子務富民，惟守成憲。富民之道，在於安之。故曰：「人人和睦，少相居，長相游，祭祀相福，死哀相恤，居處相樂。人則務本疾作，以滿倉箱。出則盡節死敵，以安社稷。」此管子安民以富民，富民以強國之政治也。《管子》一書自來無善本。尹知章注陋略，託名房玄齡，不足以發明管子學說，清戴子高之校正，粗正其文字而已。最近石一參之《管子今詮》揭櫫三義：一曰整理篇目，二曰審定章句，三曰校正文字，《管子》始稍稍可讀，然於管子之政治學說未遑董理也。又羅根澤之《管子探原》，證明《管子》一書，皆出於後人之手，且詳考其何時何家所作。自言橫分某篇爲某家，縱分某篇屬某時，信以傳信，疑以傳疑，然後治學術史者，可按時編入，治各種學術者亦得有所參驗，其意誠善。然只證明《管子》一書，悉出於後人之手。於管子學說之本身，仍未能有所說明也。《管子》本是政治學，爲道家之正宗，其言兵，其言財，當是太公之餘緒。且兵，財法，與政治相輔而行，陰陽與兵亦有關係之處。管子

爲齊學之宗，後來稷下之士，多陰陽家言，此其故可知。儒家與道家，對於政治雖繁簡不同，而亦有相同之點。孔子言「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指政治而言亦可，指政治之學說而言亦可。羅根澤以其說之近於何家，即斷爲出於何家之手，未爲確論。故不董理管子學說之本身，仍不能認爲學術信史也。戴君筱堯有《管子學案》之著，問序於余，余於《管子》雖肄業及之，未能詳細研究，但略知其大義，不能有益於筱堯。第就余所見者，述以爲序。筱堯如以余說爲然，於管子之政治學作詳細之研究，以與周禮對照，分別儒家政治與道家政治不同之點，證明三年報政五月報政之所以然，確定齊學魯學根本之異，俾治公羊左穀及齊詩魯詩者皆得有所參證。余病廢無能爲役，筱堯年事方壯，此事當優爲之也。

安吳胡樸安序

自序

自漢武帝之罷黜百家也，尊儒學，排異端，世世相承，因襲不違。諸子雜術，一厄於秦火，再厄於漢武，至於編絕簡脫不可讀。而管子者，孟子所謂曾西之所不爲也，於是陋儒奉爲定讞，置之不屑觀。縱有論議，不過斷斷於王霸之辨，禮法之間，人者主之，出者奴之，甚且軼斯之禍，亦歸咎於仲矣。嘗上徵諸史經籍志，求述管子書，泯然不可得。會有吳門之行，獲觀明刊本《管子治略》、萬曆本《管子推》於省立藏書所。知明代以後，始稍稍復行於世，殆宋遭遼金元之厄，夷狄之禍滋甚，雖正心誠意之道偏勝，而治國平天下之略無聞，民罹其殃，不蒙其福，管氏尊攘之勳，所以見尊重者歟？又何其晚也！嗚呼！世界龍戰，宇宙玄黃，神州陸沉之危，幾於無日。昔人疑管子之理財也，纖細瑣屑，算及錐刀，慮不可行，而證以今日列強之政治，其所謂合理化者，由私人之工商業，而被於國家，亦正如此；然後知管子之言之不誣也。則今日者，固宜爲管學大昌之日，恢廓其說，彌綸乎四百兆人民之心，誦習乎四百兆人民之口，國家之治，其庶幾乎。又胡可以無述？述之，又非徒校正章句，考訂譌缺而已也。謹綜覽全書，析爲十章，聊明其梗概，後生之任，何敢讓諸！

目錄

重版前言 朱乃雲	一
重版周序	三
重版胡序	四
程序	六
胡序	八
自序	一二
第一章 管子事功	一
第一節 管子傳略	一
第二節 管子之秉賦	三
第三節 管子之功業	六
(附)管子功業年表	一二
第二章 《管子》篇目真偽考	一九

第一節 真偽考略……………二一

第二節 篇目考略……………二七

第三章 管子之政治學……………五一

第一節 尚賢……………五二

第二節 崇禮……………五五

第三節 貴民……………五七

第四節 勸孝……………六〇

第五節 重法……………六四

第六節 無爲……………六五

第七節 官制……………六七

第四章 管子之哲學……………七一

第一節 道德……………七二

第二節 養生……………七四

第三節 正名……………七六